



流寇長編卷四

四年辛未春正月乙亥朔己卯楊鶴遣定邊副將張應昌苑攀龍擊神一元子保安斬之賊党奉一元弟一魁為長

壬午山西賊掠平陽寧武總兵孫顯祖奏聞喜稷山賊二十餘萬日剽日益官兵不過二千奔逐不支乞發京營邊騎夾剿上命宣大總督魏雲中便宜專制以向乏不行

陝撫練國事奏慶陽有飢民平涼素多盜近又酷荒二府危則西安鳳翔亦危又慮甘肅寧夏軍心搖動番虜難防全陝之禍

吳江戴笠耘野

崑山吳喬修齡

輯編



莫知所底乞發數十萬金以濟之先是賊方即中李繼貞上疏
曰皇上若以數萬金錢活數十萬生靈而農桑復業賦稅常供
所獲不止數十萬也發銀不如發米宜先發銀就近糴米用董
搏霄人運之法運至軍前再勅省直開援納事例以及贖鍰俱
輸粟于邊酌量脚價低昂其值使轉者稍得饒益則應之必多
以此賑飢賞功而依賊之民自散賊失党而敗矣不省至是又
奏曰撫非撫賊撫飢民之逆賊者也已從賊者有限未逆賊而
勢必逆賊者無窮斗米四錢之日慈父不能有其子而能使束
手就斃乎撫臣所留驛銀止可給飢軍不能及飢民宜如神廟
四十四年特遣御史山東賑荒之法一以宣布德意一以安輯

流亡必得三十萬石之值在附近稍熟州縣令賢有司設法糴
買運至近賊之地盡心賑濟就撫者推誠安插則化賊為民党
散勢孤矣此戶部事戶部不請臣部若不代請日復一日殘破
愈甚費數百萬不能收拾而人民逃竄延安西安平陽汾州百
萬錢糧盡成烏有雖增兵增餉何救于事度今日平賊之費與
他日平賊之費孰多今日借出之費與他日日出無入之費孰
得不待臣言之畢而洞然者矣已亥詔發銀十萬兩命御史吳
桂往賑延綏飢民仍令招徠察諸將功罪繼貞謂朝士曰初時
十萬即足爭之一年始得所請而賊勢已大盛三十萬猶可專
使承諾止于如此心竊憂之

杜文煥在綏德時縱兵掠民部將李重榮殺延州良民曹孟孝等二百人知縣王道直哭告于按察使李天經巡按吳姓奏之下獄

庚子上召對朝覲官山西按察使杜喬林陝西叅政劉嘉遇問喬林寇事對曰寇在平陽或在河曲近聞漸以渡河曲尚阻須大創之而兵寡餉乏上曰前言寇平何尚阻也對曰山陝隔河倏去倏來故河曲獨受困問河曲何時陷對曰去年十月二十日新令至二十八日城陷賊未嘗攻失于內應問導賊何人曰飢民也不早圖有悞國事上又問嘉遇對曰兵餉不足故難勦且寇見官兵即散退復嘯聚上曰寇亦我赤子宜撫之不

必端僂曰今正用撫上曰王左掛既降何又殺之曰雖降仍掠宜其僂也問寇所在曰一在寧州一在延安一在宜州上凝思久之命退

討論曰諸臣奉對千載一時無以足食足兵先剿後撫痛切言之者明臣之負國可勝誅哉

河曲賊渡河掠粟園菜溝癸卯孤山叅將曹文詔擊之斬三百級朱天麟戰于史村降斬五百賊

三邊總督楊鶴疏略曰飢民為土賊逃兵為流賊上天猴掃地王五六千人在綏德清澗黃甫胡橋積盜橫天王點燈子六七千人在宜川逃兵及合水安化飢民二三千人延安偏地皆賊

飢荒使然剽不易結必須撫之

討論曰此時賑治病之本剽治病之標撫乃調理藥耳

陝西巡按吳姓疏言王加印縱橫于延安神一魁跋扈于慶陽鄜州中部雒川宜川之間徇賊乘釁而起衆至數萬耀州涇陽淳化三水白水富平郃陽澄城韓城等為西安門戶處處可入捍禦止恃屯兵鄉兵無戰馬無盔甲無錢糧何以施力加印諸賊實為禍首不可言撫以損國威

定邊降丁缺餉西月辛亥夜謀求散去守備張天禮游擊馬科

諭之乃定逃者二百曹文詔所收山西盜也

二月乙巳朔神一魁誘套人壬子有千騎猝至保安城下官兵與戰賀虎臣

先敗杜文煥等亦敗各還兵信地套人入城大掠而去一魁棄城以其党南走初賊欲圍鄜州以斷西安延安往來道慶陽劉道海鳩党萬餘合于一魁謂慶陽險固得而據之官兵不能攻延綏寧夏往來之道俱斷西安平涼固原間惟其所為期二月二十四日攻慶陽大計罷任推官馬一荀與士民設守戊辰賊攻東門游擊伍維藩擊敗之圍不解楊鶴時在固原奉旨移鎮延綏剿賊行至永壽聞慶陽信庚午馳至寧州鶴調副將張全昌練國事以韓城事急留之不遣

上天猴劉九思等自山西還掠宜君雒川甘泉鄜州間己未張全昌趙大胤擊之梁家嶺斬四百餘級走屯馬蘭山趙和尚寺

欲掠三原涇陽王承恩擊之甘泉斬二百餘級

庚申戶部告匱請發內帑濟困不許

賊攻澄江陝撫練國事令前副將王紹禹張金禦之兵弱不能制賊惟張全昌兵五百趙大胤兵二百可戰不能四應

點燈子屯中部其黨攻韓城乙丑國事以全大胤擊部賊首功及額殺良民三十五人已已官兵擊韓城賊追至葭州斬四百餘級

壬申神一魁分其黨陷合水執知縣蔣應昌據城

甲戌兵科魏呈潤奏曰河曲賊多東征逃兵而延安西安之賊山西逐之則逆黃關入陝西陝西逐之則馬頭關入之山西非

二省合力不能制勝洪武永樂時甘肅屯糧六十萬今不及十三萬寧夏屯糧十八萬今止十四萬延綏六萬今不及五萬旧

管騾馬以崇禎元年一歲計之固原損二千五百四十五匹延

綏損一千八百廿匹寧夏損七百餘匹兵事如此何以破賊

陝西兵少楊鶴遣寧州知州周日強舍人劉可觀指揮繆光先招賊以援攻張應昌救慶陽三月乙亥朔丁丑兵至二谷圍賊數千迎戰應昌擊敗之追之城下斬級三百鄉兵亦斬百級賊解圍合水

總督楊鶴在寧州見韓城合水皆急兵餉俱乏不得已招一魁之婿入營以致一魁已知一魁遣劉金劉鴻儒請撫癸未遣孫流寇長編卷四

繼業茹成名等六十餘人送合水知縣蔣應昌及保安縣印唐寅一魁至寧州降楊鶴與一魁官守備請一二萬金賑之周日強進官延慶道賊多延安飢民給粟令回籍委都司艾穆統領時巡按吳姓赴任西安見道上掠糧賊不絕鄜延道張允登報賊詐就招撫寔行劫掠宜君雒川一帶處：皆賊姓以聞請賑不報

劉道江據鉄角城張孟金據芈保嶺党皆萬餘甲午道江掠固原孟金掠耀州涇陽三原寧州環縣

平陽固原回羅合臨洮鞏昌延安慶陽土賊據險肆掠已三三年是月道臣王振奇徐如翰將官吳三畏趙光遠等剿平之賊

魁黃友才遁去

是月整齊王不沾泥等掠延安以南城邑村落

點燈子以萬餘人掠韓城鄆陽窺芝川鎮靈川叅將張全昌以五百人戰三日斬三百餘級賊走鄆州中鄆夏四月甲辰朔乙巳練國事令趙大胤夫攻斬六百餘級

榆林連旱四年延安飢西安又大旱練國事請發帑賑濟不報御史吳姓行賑至延長賊方圍城姓諭以禍福委同知趙鶴年分給之解圍去至延川游盜聞之皆回受賑清澗尤困降盜党雄等四百人給餉如兵綏德困狀如清澗西河驛通山西商路晉兵防河逼羅州人大困姓受降四千餘米脂逆乱者已十之

七亦就賑收三千人

辛酉叅將曹文詔与李卑馬科曹變蛟艾萬年等攻王加印于河曲斬千六百加印走脫

庚午滿天星雲支月混天王黃龍眼等賊數萬結三營于宜川王承恩擊斬千餘級賊南遁

賊破興平執知州荆廷鈺

合水餘寇田近菴等擁党五千屯馬蘭山趙和尚等欲犯耀州關內道翟師雍以無兵擊賊撫六百餘人置之馬蘭山

是月榆林始雨有年皆為賊所掠民不得食盜賊甚益

五月甲戌朔徇夷作乱于壺關高平大同巡撫張宗衡剿平之

罷宣大總督魏雲中以宗衡代之

山西截河遏糴榆林斗米六錢人相食丙子吳姓奏榆林北塞

雄鎮宿將勁兵聚焉商人貿易以濟飢荒初無損于山西若以

防河為名而絕秦人之命隣家失火豈能安坐戊寅命吳姓再

任陝西巡按姓凡巡方旧套審錄訪察俱停惟以察吏安民稽

覈功罪激厲將士討賊為務守賊令賢否即以城守堅完賊不

犯境民安得堵者為最在任二年賊不至西安漢中

庚辰上天猴遇宜川知縣馬自龍于雲巖挾入城坐公堂令民

三戶養一賊楊鶴檄至捨去鄜州道張允登請于鶴自龍得不

罪

辛巳王承恩擊點燈子于頭山鎮斬二百級闖山虎陳龍不沾泥金翅鵬降

壬午曹文詔率都司馮舉游擊曹變蛟等楊嘉謨率叅將方茂功都司李名揚三才等追混天狼等至關泉鎮賊有騎二萬分營待戰伏步賊于東西溝官兵分營四進至銅川橋文詔陷陣吏卒力戰破之追奔二十餘里斬六十級多墮崖澗死者賊走欲攻鎮原文詔急追之楊麒賀虎臣兵皆至賊三萬屯甘泉之虎兒拘官兵擊斬六百級殺混天狼餘賊奔東北去是役合督撫四鎮之兵窮追半月先後數十戰始克之延安稍安

有載此事于七月者

癸未御史吳執御奏曰前年遵化之警城邑無不失守唯史應張星王象雲左應選皆以一邑固守得全可見事功在得人也今當于沿邊諸邑選補賢才與以本地錢糧訓練土著使人自為守此法既行則餉不取于司農兵不借于戍卒計之至便者也上以錢糧留于本地則國課何出不聽

甲申延綏總兵王承恩榆林道張福臻以兵自白水至邵陽擊點燈子上天猴混天猴于石堡川斬二百級賊自澄城南奔丁亥至宜君之金鏢關殺都司王廉丙子楊鶴至耀州遣承恩合省城兵擊之于路家原斬二百級于三郎岬險斬百級石堡川斬一百二十級于邵陽梁山斬四百級于店頭山斬十六級于

太平原斬三百級降滿天星殺混天猴一丈青亂點軍亦降練國事嫌榆林兵驅賊入西安耀州道翟師雍以金鏢關之失怨福臻保安合水餘賊劉六攻環縣真寧國事告急鶴遣副將王士性合賀虎臣救之

洪承疇以楊鶴命置神一魁等于寧塞叅將吳弘器領之翟師雍招李二田近菴等六百餘人置馬蘭山慶陽道周日強招鉄角城劉道江等環縣白柳溪等雒川知縣劉三頤解散獨頭虎等張福臻所招者一王等數百人豹乙等千人金翅鵬過天星等數百人滿天星金龍強虎鑽天鷄雲文月等大賊八十五人党目賀得清劉詔等一千五百餘人給送原籍餘党二三萬

人隨地散賊北向延安屯掠自如

延綏巡撫洪承疇以兵至綏德甲午點燈子以其党千人浮水渡河承疇以榆林道張福臻副總兵曹文詔等過河追之

丁酉吳姓至延安以西安推官吏可法行賑可法有才略人咸稱之是日延綏榆林大雨始有禾

慶陽賊獨行狼圍張村驛止有流移六七十家

庚子混天猴遣党二三千屯石佛原欲犯平涼總兵楊麒擊敗之追至安河口斬百五十級又追至崇信斬六十餘級

討論曰有載此事于七月庚子者

山西賊王加印從高原出長平山僻徑至沁水之坪上村

是月青背狼憨頭狼挿翅虎等寇清澗甘泉總兵王承恩延綏道張福臻鄜州道張允登以兵夾擊斬青背狼等二百級

廷棟當時之才士也

兵部尚書梁廷棟革職以南京刑部尚書熊明遇代之廷棟偏盲有胆志在任時与賊方郎中李繼禎籌賊事多意合其請補陝西兵餉逮治貪殘有司以澄寇源尤識治体初以一言中上意驟進之至是被蜚語上以為挾詐負恩遽逐之

六月癸卯朔王加印在陽城山中醉後虐下被殺其党推紫金梁為首有衆十六萬其頭目譚名詭負記者多寡不同故取曹

應秋所記初自陝西至山西之數以見大略

紫金梁王自用宜川人馬步八百

滿天星清澗人馬步五百

蝎子塊拓莽坤清澗人馬步七百

老狗馬光玉馬步一千

一字王劉小山米脂人馬步七百

邢管隊榆林人馬步六百

領兵王馬步五百

整齊王馬步四百

撞塌天延州人姓張馬步一千。以後事考之乃劉國能也以知曹氏所記姓名或有未確者

過天星張五清澗人馬步三百兄弟五人。惠登相也曹誤

八爪龍姓徐宣府人馬步三百

南營八大王清澗人馬步一千

二隊八大王點燈子管隊馬步五百

西營八大王張猷忠也馬步三百

混世王馬步一千

不沾泥馬步五百

八隊闖將姓張馬步七百

亂世王延安人馬步一千

張飛馬步五百

曹操馬步四百

九條龍 馬步三百

賀隻全 馬步三百

高揔管 馬步四百

賊目共二十四家賊衆共一萬四千此自秦渡河而東之原數也及晉豫土賊飢民附之遂至數萬時有清澗人稱南營故猷賊稱西營

討論曰吳紀九年有云馬光玉死其妻掌營又云老狗之馬守應而陳必謙與人書有大小老狗之語意者光玉死其妻之從夫襲前夫之名乎一字王最多不可盡數不沾泥張存孟過天星惠登相曹操羅汝才闖將李自成最著國權以過天星為張天琳吳紀謂山西八隊闖將姓張皆無據曹氏

目覩者猶訛况傳聞乎

降賊滿天星一文青掠宜居雒川戊申張福臻王承恩以騎兵四千擊破之賊奔韓城官兵追之糧匱士民鳩資犒之又起鄉兵助陣鄉勇王天壯擒得賊渠飛虎潼關道胡其俊釋之去辛酉副總兵張應昌兵脩道戴君恩謀之混天王約齊三隴謀襲靖邊邀之真水川岔口敗之追中湖山又遇別賊二千力戰射落賊渠白廣恩得地馬馳去射殺張伏倉賊潰追斬四百級

此事有紀于五年六月者

是月陝按李應期復命奏賊旋撫旋叛下旨令巡按吳姓查奏

山西總兵尤世祿縱兵掠陽城張起鵬妻王氏不受辱墮樓自殺

七月癸酉朔甲戌馬科追混天狼至延川縣之延水關與延安
參將李卑等合兵擊斬二百級餘賊走河濱溺死甚衆
是月楊鶴奏諸賊窮餓之極無處生活兵至則稽首歸降兵去
則搶掠如故宜一面招撫一面備禦散則止兵掠則力剿

此見鶴下獄後供狀中原疏在御前非可飾說者也

獨行狼李老岩攻中部降賊田近菴惡虎翻山虎韓至山等叛
應之陷城巡按吳牲行部至隆坊鎮距城四十里逆行參將李
卑等請退守鄜州牲謂退則搖人心張賊勢宜守此賊會楊鶴

練國事所遣總兵王承恩張全昌趙大胤及東還總兵楊嘉謨
兵至分屯城外擊賊斬七百級

或紀此事于五月辛酉而鶴之供將狀在此月當從錄中差
舛必多安得如此一、正之

八月壬寅朔癸卯官兵擊劉六餘党于環縣斬百四十級西路
稍寧

張福臻曹文詔以兵二千追點燈子山西平陽道郭竹徵以兵
來會戰于桑壁鎮霧露山家家山黃河畔花地窰五戰皆勝共
斬級七百都司王世虎守備姚進忠戰死

己酉洪承疇至平涼以鎮原賊熾發甘肅臨洮兵三千擊之

庚戌賊千餘人掠慶陽之大小方山蒲河鎮承疇遣曹文詔楊嘉謨以三千人擊之斬四百四十級寧夏總兵賀虎臣以千人慶陽叅將趙光遠以五百人來援諸將分駐保安曲子驛豐樂鎮萬安監耳朶城西濠杯托寺三山饒陽各有斬獲

承疇不知文詔過河追賊故檄之也

癸丑御史吳執御劾閣臣周延儒攬權蔽壅塘報奏章閔涉邊疆盜賊者即托軍机為名密封下部蓋欲敗可以為功勝可以致罪也疏三上被切責

討論曰進賢退不肖人主之責也思陵立意反之不亡何待點燈子有党千餘不受撫入永寧石樓榆林副將苑攀龍神木

叅將艾萬年擊之是日賊襲陷隰州蒲州

沁水城東有寶莊張忠烈公銓父尚書五典築堡銓子道濬道

澤官京師家人欲避賊銓妻霍氏出貲合鄉丁家僮設守賊至

堡上天石競發傷多而退冀南道王肇生表之曰夫人城

萬斯同曰張道濬官錦衣指揮崇禎初為王永光之用人四年以閔說兵部事被劾遣戍後改戍海寧家多貲好結客文士多譽之永光魏党以王恭廠之變請省刑失忠賢意罷官故懷宗用之道濬可知此中豈無溢美

陝西巡按吳牲覆李應期疏曰延安慶陽綿亘千里山川險阻土瘠民窮缺向遺荒盜賊叢起東路則王加印為首攻破府谷

擁衆渡河嫁禍于晉西路則神一元為首破寧塞破柳樹澗破
安邊破保安神一元死一魁繼之破合水圍慶陽督臣楊鶴招
撫賞以金帛官之守備安插寧塞者四千有奇如却臨菴劉六
等衆不下數萬督臣五月總離寧州賊已掠環化真寧之間此
保安合水餘孽流毒慶陽者也延安邊軍倡亂米脂清澗被掠
脅從幾于無民去年秋冬間點燈子整齊王不沾泥之類延安
蔓野莫可嚮迹北地掠盡流劫延綏之南焚掠淫殺延撫洪承
疇力不能及陝撫練國事到任未久西安屯卒單弱不能制賊
臣奉命賑賚以三月入關賊掠宜川雒川宜君中部等縣點燈
子有衆數萬自山西渡河還陝歸屯黃龍山聲勢甚熾人心洶

洶莫必旦夕臣至延安宣布朝廷之德意蠲停錢糧延北士民
始有更生之望惟西安北界韓臣白水澄城蒲城富平郃陽宜
君中部數十州縣受賊屠戮最慘至殺典吏千總都司中軍運
官鄉村殘破數百男婦殺死數千此延安北邊賊流毒西安者
五月搃兵王承恩榆林道張福臻統兵五千剿賊屢戰屢捷望
風潰逃督臣移鎮耀州下令招安賊魁掠飽求撫督臣花鼓樂
予路費錢亦有臨陣乞降滿天星等榆林道張福臻收伍隨征
不下數百賊見大兵在南遂徙而北延長、川安定清澗綏德
米脂吳堡葭州皆其原籍解散一二嘯聚千百鄉村日無寧刻
民稱官賊皆恨招撫點燈子聚衆五六千在清澗旋撫旋叛慶

陽和臨菴劉六等已受道臣周日強之撫而餘党披猖于環縣
合水攻陷中部招安誠為失策最可異者獨虎等見大兵已來
出韓城境潼關道臣胡其俊追送路費錢九十萬賊復索粟米
酒肉供給惟謹今賊夥既衆安插愈難在寧塞者驕憤異常在
馬蘭石梯趙和尚寺者盤據內地有類養虎招安釀禍臣切憂
之為今日計惟有調兵措餉南北會剿殲渠魁而撫餘党秦地
尚可救也時御史孫徵蘭劾鶴出示通衢有言剿賊者斬傳檄
郡縣兵不許設哨馬城不許設守具姓奏絕無此事唯禁殺降
示中有抵償等語村民訛傳以至風聞入告

乙卯兵科魏呈潤奏獨虎滿天星一文青上天猴等犯韓城宜

川雒川時焚掠百餘村副總兵趙大胤駐韓城士紳促之乃出
斬賊五十級婦孺首三之二奪民馱騾千其殺孫邦送孫大等
皆陰賊遣之者也賊屯楊山庄大胤兵至上谷口望陣而遁殺

義兵郭心湖趙國英等獻級大胤落賊

烈祖姑息諸將太甚後日遂不可用

壬戌洪承疇又奏乞餉

木瓜堡邊盜飢民二三千人欲掠韓城戊辰總督楊鶴遣叅將
李卑固原游擊夏有啓都司李養棟都司許忠馬步兵共三千
于鄜延靖綏分道擊賊斬三十級賊不敢南下

郭竹徵曹文詔与延綏游擊譚震追擊點燈子至吉州寧鄉辛
流寇長編卷四

未追至河津稷分山兵邀擊文詔震由西路黃花峪進竹微由東路馬皮谷進賊沿山而遁官兵復自河津故鎮邀之請降文詔卑騎諭之賊目陳尔先白應真一扞槍扒山虎等以七百人降點燈子率百餘人逃至石樓縣康山與綏德州隔河相去三十里知州周士奇守備孫守法以降丁賀思賢為導渡河夜襲之點燈子裸身提刀出思賢識其聲擒斬之

王承恩等圍中部賊獨行狼等屢出突為銳擊退是日又以數百騎衝甘肅副將李鴻嗣營有殺傷監軍道葉廷桂榆林道張福臻麾兵死戰始退復圍城

改曹文詔為臨洮提兵侍郎陳啟南等合疏奏曰自八月以來賊過河者萬餘石樓永和寧鄉處是賊然未敢東嚮者以有文詔耳晉中有年秦無可掠必將趨晉宜留調文詔山西有旨下部

神一魁為伍陌所魚肉列上制府伍陌然七月間慶陽推官馬一荀遣二隸送牒是日至省城北舉二紅旗報賊糾衆四十萬尅期攻城欲激之變

神一魁党茹成名兇狡楊鶴惡之一魁亦畏難制諸降人擊虜立功求賞不得成名毆辱恭將吳弘噐中軍官范礼鶴諭一魁心腹劉金曰一魁能殺成名寔授守備與尔搃旗九月壬申朔甲戌一魁遣成名至軍門鶴磔之

慶陽賊郝臨菴劉五可天飛等擁衆數千戊子自保安鎮入趙和尚寺與援中部賊近菴分攻南北諸營曹文詔兵自山西還過中部奮擊之賊殊不意大敗奔馬蘭山又走西川翟師雍所撫賊隨去師雍追剿之又斬獲

茹成名既誅張孟金黃友才等懼已丑挾一魁叛據寧塞邊吳弘噐他往執范礼尹鴻基等髡之以召套人

神一魁党馬步四千屯靖邊張應昌以兵攻城前後斬四百級混天王曹操等數百人襲破宜川練國事遣叅將李早擊斬之四百級知縣馬自龍逮聞

郝臨菴劉道江分党屯環縣北合水西張全昌擊合水賊斬八

十級

巡按吳姓奏未受撫者慶陽有劉五郝臨菴等萬餘人與保安合水賊合延安有中部獨行虎李老柴等已撫者劉六遣党延蔓于環縣安化真寧之間千百成群名駟兒賊金龍而神一魁餘党獨虎有人數萬在延水關欲犯山西中路清澗之石嘴驛綏德之田莊米脂之開荒舖及西川數百里之內皆已撫之賊在延川文安千谷延安等處剽掠

十月辛丑朔賊又掠慶陽

賊堅據中部攻不能拔又引河套中人欲自保安鎮截糧道甘肅提兵楊嘉謨攻之曹文詔張福臻遣都兵至福臻遣都司王

雄誘出李老豺一條龍庚戌攻下之獨行狼以餘党奔摩雲嶺
追斬七百級副將張弘業曹明輔戰死

辛亥三邊總督楊鶴被逮以延撫洪承疇代之鶴下獄練國事
降三級戴罪自贖鶴在任應防秋邊疆無失延綏三路皆有爭
戰功截回揀渠桑我兒賽甘肅寧夏擊斬渠魁于兒罵破銀定
歹成諸部共首功三千五百級又有延綏甘肅首功二千七百
級亦無負于國家賊之不能剗觀後來事誠未易言也其人長

忠恕之言

者非有怨于廷臣特以門戶中人深怒嗣昌并鶴毀之過甚

丙辰山西總兵孫顯祖破賊于河津賊走萬全又擊之斬百級
安塞知縣柴國弼設守積勞病死經歷胡登敦署縣事昏耄失

防十一月庚午朔百子賊譚雄高自知等以內應入城次日即
出挾去生員郭汝盤以求撫

己卯王承恩擊宜川賊混天王等斬百八十級餘賊北遁庚辰
己亥又擊斬三百餘級賊踏水過河至山西

劉道江等復掠慶陽宜川

閏十一月庚子朔延綏大雪人多凍死有投賊者

陝按吳桂奏延安以北所在蜂起宜君雒川之賊自王承恩擊
破後或走延安或窺山西出沒鄜州一帶却臨菴劉六自張全
昌擊破後分屯環縣之北合水之西而東西兩川皆其嘯聚之
故地賊據寧塞尚未克復安塞逸出之賊集于延安郡城百里

之內盡成榛莽已催副將李卑擊之宜川王承恩復中部後欲
擊寧塞賊練國事以宜川賊熾留之協剿今李卑既赴延安承
恩又還榆林西安無備摠兵楊嘉謨以甘肅勁兵三千在鄜州
請留之

戊申譚雄復據安塞承疇方擊黃友才于寧塞乃令曹文詔戴
君恩圍城自以李卑等夜趨安塞王承恩兵亦至壬子抵城下
急攻之官軍方分攻寧塞安塞癸丑一座城一朵雲薛紅旂等
三千餘人自魚河川猝至安定城下先是安定人殺降賊獨虎
而貧恨富人為賊內應城陷
神一魁為黃友才紹之入虜復誘斬之甲子以首獻乞降猶據

寧塞文詔應昌擊之斬四百級友才以千人逃鉄角城

流賊始終共有四大巢穴在陝西之北境則有東川西川在陝

西河南湖廣四川之交則有南有南雜南盧氏永寧內鄉浙川南召

鄖陽聯綿山谷在江北則有英山霍山流賊始于東川西川而

橫于餘二西川東川深谷大山綿亘數百里北即塞外東至綏

德西至慶陽又西至鎮原南通子午嶺黃龍山達鄜州由蘆保

嶺馬蘭山達中部宜君同官耀州近寧塞者有金湯山吳旂營

鉄角嶺環縣之北有槐安堡月落堡米鉢堡皆與東西川接壤

王承恩等擊斬譚確等五百餘級安塞平移兵攻安定降滿天

星高汝礪等數十魁斬萬餘級悍賊皆脫走

降賊白柳溪在鄜州是夜與劉民悅等襲甘泉劫河西道張允
登所餉銀十萬兩允登戰死把總楊勳墮城逃殺知縣郭永畜
妻焦氏死之洪承疇檄王承恩剿之自以四百人赴甘泉賊走
東林之邪正雄河川張允登四川人庚戌進士初任咸陽調繁咸寧守身清
究如何也

肅發奸如神為房師湯賓尹所怒東林人又謂賓尹門人也以
卓異僅轉刑曹歷今官荒亂之餘備極勞苦士民間變俱喪服
迎哭罷市三日事聞與郭永圖皆贈官賊又陷葭州兵備道郭
景嵩死之

十二月己巳朔庚午孫顯祖破賊于聞喜

丁丑洪承疇遣曹文詔張應昌擊蝎子塊于甘泉賊北走癸未

追至金湯山斬四百級殺賊目李宰張翼德姚飛龍顧龍張虎
楊才

可天飛郝臨菴劉道江自中部敗後與獨行狼李都司等蟠踞
東西川其近延安者為西川之獨行狼惡虎混天猴滿天星等
其近環慶者為鉄角城之劉五郝臨菴白柳溪等近中部宜君
者為芦保嶺之李都司楊老砦黃友才等把兵王承恩至慶陽
戊子與前游擊趙光遠等擊槐安保賊斬四百級而米鉢堡米
倉溝數百里內焚殺已空賊衆數萬分兩枝一西窺平涼固原
一南窺涇陽三原

己丑不沾泥攻綏德張福臻擊敗之

庚戌洪承疇分遣提兵曹文詔游擊左光先崔宗胤李國奇等
剿宜君綏德清澗米脂賊于懷寧川黑泉峪綿河谷封豕溝大
戰賊之斬掃地王

甲午提兵孫顯祖擊賊于河津夏泉聞喜六戰皆捷斬六百級
時寧鄉被賊最甚聞喜次之叅將周應乾被執殺之

戊戌西川賊黃友才劉五郝臨菴可天飛崔副將等攻環縣署
印同知趙應蘭自縊死洪承疇欲以兵南北夾擊之乏餉吳姓
以聞本兵熊明遇請措置二十萬許之

是月以新考選官任任錢糧未完乃下戶部尚書畢自嚴于下
獄廷臣疏救上切責之自是考選惟論錢糧不及撫字士風一

變

吳討論曰此等無關於寇事而有關於亡國故紀之

吳姓疏有曰四年以前致盜由荒四年以後致荒由盜崇禎元
年陝西赤地千里不逞之徒袒臂一呼飢民飢軍雲集二年三
年其旱尤甚盜勢益熾故曰致盜由荒四年仲夏雨澤沾足歲
賑之後野有耕者榆林黍苗茂而秋成盡為賊掠故曰致荒
由盜又截糧道斷樵採冬來大雪助虐孤城盡閉井灶俱空強
者既化為盜惟存老幼城堡所以多陷也

流寇長編卷五

五年壬申春正月己亥朔延綏賊惡虎邢紅狼一丈青混天猴
攻三水不克詐為米商入宜君壬寅城陷知縣李迪康守備田
恭把搃馬麒俱遁麒兵五百被脅入營殺鄉官趙仕父子死者
四十餘人次日渡洛河去

上從陝西巡撫吳姓奏免延安慶陽新餉洪承疇請留西縣鳳
翔餉銀二十萬以剿寇勸農許之

山西巡撫宋統殷請留所裁驛遞銀十萬供軍許之

搃督洪承疇奏延綏東西幾二千里隨臣來去止有兵五百僅
可防守廊延不能入山擊賊賀虎臣楊嘉謨曹文詔等各有分

地俱去臣數百里何以集事

時山西巡按羅世錦奏陝兵驅陝賊入山西以隣國為壑科臣
山西裴君錫奏當令陝西撫鎮驅賊回陝西乃議剿撫一時朝
士智識如此

異日之驗如下
龜蔡

甲子前通政使陝西馬鳴世奏廟堂之上謂延安慶陽一隅之
地不關全陝輕重天下得失又視流賊為飢民無大勢力而不
知事有不然者若不亟增大兵措大餉為一勞永逸之計惟如
目前官兵流寇東馳西騫天下事尚忍言哉

降賊申在庭馬丙貴據葭州之荷葉坪叅將唐龍擊走之

初榆林兵盡入衛京師道臣張福臻不得已招賊拓亨確党等

收精健五六百人入伍置其衆于石嘴田莊以通南北糧道吳

牲賑榆林過其地降丁馳馬控弦前驅調征延南賊能衝鋒直

進時掠糧頭目弗能盡制不沾泥反招之去至是攻綏德州

掠義合驛義合為榆林通道賊從中發南北路斷晉商不至斗

米銀六錢福臻誘亨確及王得貴高陵志等七人斬之王承恩

以兵擊斬二百級餘賊走西川

曹文詔官定邊營時收塞外哈台吉部丁剽山西盜頗得其力

文詔之陝西奪丁潛約河套着力免以三百騎逼塞上求款丁

郊降夸內應着力免欲入城千總王希武張財奎出城拒戰文

詔等合擊斬百四十級却之千總李世科戰沒文詔還定邊

西川賊黃友才劉五可天飛等攻環縣之萬安鎮固原道王振
奇甘肅楊嘉謨總兵寧夏總兵賀虎臣擊之友才中銃死賊敗
退官兵駐曲子驛在環縣南治糧圍攻西川

山西賊屯延家山孫顯祖擊于解店鎮斬百三十級殺隔溝飛
等賊逃猗氏官兵追之及復大戰從知至未追殺十五里斬賊
將三人又追至夏縣洪水鎮殺賊甚多賊佯乞撫夜劫營有備
不得入顯祖自閏十一月至年終在寧鄉石樓稷山聞喜河津
一帶前後斬獲三千三百餘級官兵總二千餘而賊飛虎將撞
天王石灶火柞手李晉王樊山虎小紅狼蝎子塊定天紅撞天
柱濫收拾強天王李存孝翻天鷄曹操一隻虎一字王等衆至

二十萬餘日剽日益

二月己巳朔庚午降賊雲交月叛淳化庠生高起鳳家甚貧賤
掠其繼母秦妹荆娃去索二馬贖起鳳與一馬賊與母留妹又
欲以為書記起鳳罵曰我讀聖賢書作盜蹶事乎賊怒殺之荆
娃年十六賊陳金貝示之娃不語擁之上馬倒地賊怒割髮裂
衣不動斫喉死

東川西川綿亘數百里高山深澗鳥道羊腸久為盜藪官兵不
至東川東有鉄角城西川通平涼固原黃友才死可天飛敗歸
治兵招郝臨菴等同守楊嘉謨賀虎臣自由曲子驛以兵深入二
百里至湫溝去鉄角城三十里賊數千列營山頭擊之佯敗乞

降癸酉戰酣伏賊起馬兵先走步卒潰虎臣大營隔山溝不能
救叅將潘惟忠戰死殺傷相當士氣大挫事聞嘉謨戴罪由延
慶道周曰強曲庇虎臣與嘉謨有隙以致此敗巡撫吳姓劾之
曰曰強本寧州知州神一魁圍慶陽據合水時曰強力主招撫
釀成大亂臣曾奏之皇上責以戴罪自贖楊鶴拔為監司一籌
莫展當慶陽被圍士民効死固守十餘晝夜定邊副將張應昌
領邊兵三千出賊不意搗其中堅賊大敗走士民皆欲乘勝剽
除而曰強慮撓撫局蜚語騰謗以致應昌撤兵而還曰強所撫
劉六劉五安挿于鈇角城及黃友才等攻破米鉢堡曰強又遣
人講撫友亦遺書語殊悖逆曰強身在行間宜和輯將士以圖

克敵而徇私賀虎臣致與楊嘉謨有隙以成西川之敗命吏部
議處慶陽知府朱純見巡按吳姓于耀州曰賊在環縣山中謀
攻郡城甚急惟有甘肅提兵楊嘉謨兵千餘而驕悍難制今制
府剿延北賊撫院防禦西安視此地若甌脫萬一失守貽朝廷
憂故事巡按治事寧州姓感純言特往慶陽遺書承疇請兵已
知寧塞賊合鈇角城賊圍慶陽城中固守

討論曰觀吳鹿友隆坊慶陽二事不獨忠直寔有胆略若用
以當楊鶴之任賊久平矣。有于此日載張應昌擊賊圍解
者乃四年二月神一魁事之訛也若圍解柯須文詔來救

庚寅混天猴攻陷鄜州僉事郭應響出禦死之

洪承疇請移葉廷桂駐廊州楊嘉謨曹文詔以兵擊混天猴于寧州

癸巳搃兵曹文詔自定邊敗賊于家南全斬百級

有賊四千餘犯武鄉殺操守張一龍樂平鄉兵六百人禦賊而敗孫顯祖部將劉敏元剿賊靜樂逃歸顯祖不治三月戊戌朔部兵譁索餉顯祖與監官內官孫霖慰止之巡撫宋統殷劾去顯祖寧塞餘党合芟保嶺賊李都司楊老豺等破鎮原知縣李董三謨及妻李氏死之賊屯蒲河澗欲犯平涼練國事自涇州馳至固原徵道臣王振奇副將王守性善諸隘口平涼道徐如翰副將董志義守涇州馬關諸嶺搃兵楊嘉謨遊擊趙光遠緝

奸細振奇又令回兵把搃海喬扼險堵截賊不得進退入方山事聞卹三謨

有載此于三月又合西濠之戰為一事者大謬也

洪承疇遣曹文詔以兵三千救慶陽壬寅至吳姓陽言休兵一月乃戰賊于聞文詔來惧欲遁聞吳姓吳儼分掠近郊官兵出城賊猶未知庚戌文詔與甘肅搃兵楊嘉謨擊賊于西濠文詔兵力戰拔賊三屯窮追兩日夜斬七百級承疇所遣副將王振奇王性善斬級三百時稱戰功第一姓從容問文詔曰制府何故不能得將軍心文詔曰制府為人煦煦小人御士無誠之遇事無雄略英斷文詔從軍數年有功將吏不錄一人姓問為誰

洪公之偏袒
忌才於是乎
見矣

流寇長編卷五

文詔以馮奔曹夏蛟等六七十人對姓荐于朝予官文詔感姓刺骨

癸丑游擊王尚義後營游擊劉光祚擊賊于臨縣之三教村前鋒斬一賊餘賊皆退官兵逐之伍乱賊反聞光祚大敗僅以身免賊東出岳陽

丁巳賊圍環縣欲由關山即隴山犯鳳翔楊嘉謨曹文詔兵擊混

天猴于寧州練國事兵赴平涼洪承疇無兵惟賀虎臣有兵三千在曲子驛

庚申西濠逃賊江君友等向平涼壬戌詐稱官兵龍陷華亭知縣徐兆麟到任七日出謁上官得不死事聞上閱獄詞遲徊未

決閣臣温体仁不為别白竟坐斬

丁卯上命所在流民有司發倉賑卹

不用李萍槎之言而下流塞水何益

夏四月戊辰朔己巳曹文詔楊嘉謨兵至華亭江君友等遁庚午王老虎攻莊浪縣焚城門文詔追至解圍去文詔嘉謨遣都司靳貴香遊擊曹夏蛟馮奔劉成功守備金守亮李登榜等追擊辛未戰于張麻村共斬五百級適甘肅副將李鴻嗣叅將莫如京固原總兵王性善兵至合營遣趙光遠方懋功以兵一千五百回守慶陽巡按吳牲馳至鳳翔檄關南道防守鳳縣略陽之路關西道防守隴洲寶鷄之路

乙亥山西賊犯沁水寧武營裨將猛忠陣于端民鎮忠衝賊入
伏戰死于平頭山賊南趨澤州阻河北掠長子

丁丑曹文詔楊嘉謨等追江思友至咸宜關馮奔李登榜等負
創力破賊斬百級已卯文詔等又戰于三股水斬七十餘級壬
午追至翟家庄賊走隴安司將犯寶鷄知有脩北走己丑至于
清水副將蔣一陽把總徐承麟敗死都司李宮用被擒掠長寧
驛守脩劉奇勲千總翟英禦之鳳翔通判張廷極與賊議撫于
涼泉舖奇勲英以兵自去廷極被擄後皆治罪賊走張家川文
詔從隴安司追之用間殺江君友乘之戰于水洛城西水洛城乃漢之
略陽在隴山之西又大破之癸巳追至靜寧州賊走唐毛山曹變蛟等

擊之巖磴險絕遊擊馮奔參將吳弘器等上山擊之賊潰斬六
十級生擒二十賊奔華亭追擊敗之免楊嘉謨戴罪進文詔官
有此載事于四年四五月者誤也以西濠賊敗及楊嘉謨免

戴罪証之可知在此

不沾泥在西川立十七哨六十四砦甲午攻米脂葭州延撫張
福臻榆林道樊一蘊總兵王承恩率孤山副將侯拱極都司艾
萬年唐通署副將卜應第遊擊文鼎心和應荐費邑宰左光先
崔重亨丁世虎都司張天龍守脩賀人龍等馬步三千會洪承
疇于雙湖塔壓賊為巢營遣孫守法以兵截河津不沾泥戰敗
為馬科所追以二十七騎過河東走守法逐之急反聞守法擒

不沾泥劉民悅斬之綏德福臻令俘者李成林諭出其党三百人承疇伏張天禮唐通等于幕下賊至悉驅出斬之

有載此于四年四月者誤也不沾泥五月後屢見

可恨

兵部尚書熊明遇罷以薊遼總督張鳳翼代之鳳翼乃猶能迎上意故得久在位時寇勢已張首輔溫体仁專心傾軋不計國事上以兵策訪逮輒巽謝請神武自決知上不信廷臣且事敗責不及也鳳翼當賊無可籍口頓首曰臣早夜治文書調兵食如撫鎮不用命何上以為皆歸誠無私而鳳翼納諸賂將曲庇之左良玉為督撫所劾鳳翼瞋目于朝堂曰如何難為我將官是月以山海道楊嗣昌為左僉都御史巡撫山海永平等處提

督軍務上性好自大又激于己已之後藏怒不鮮廷臣自好者

耻言輸平容悅者以大言逢君皆不慮國事西部哈喇遣人乞

款遼撫方一藻以聞下旨指犁掃斬使焚書兵部左侍郎楊一

鵬奏曰事机始萌將來閔繫甚大我之邊防未修而斬使焚書

是無以待之而速其至也宜姑緩募端而亦修我邊備下旨逐

使焚書又致書于嗣昌曰我絕不遷絕予不即予哈亦不敢遷

來不能無悔來恐敵之戕殺悔則以逆彼無益而懷我旧賞也

如是則其尊敵也必不力敵款入而不能無疑于哈又不敢遷

加以兵明秋可以高枕矣哈豪于西部因而說之使聯絡卜永

共食插賞以擯敵天与机会而人不能受如之何嗣昌答云今

日誰敢言欵不欵須練兵市馬又無人計及購挿收降寔守邊
良策也一藻亦令嗣昌進言乃上疏曰挾欵事勢可知今有
二策一伐謀市馬四五萬匹常馳獵于寧遠錦州之間敵畏擣
巢自不敢遠攻宣府密雲二伐交敵賴西部之衆以成其勢自
挿部西移禁遏馬番不令市馬為我大患今敵逐挿遠去皇上
宜有以慰徠之因致此馬為利大矣又致書于宰臧曰逐使焚
書閔寧之間戰爭伊迩今此請和邊吏必不敢任不致此外勝
笑何如事必廷議須得萬全之策乃可若又委之邊臣閔寧兵
弱何以待之苟以一歲賞者市馬必來歸我事可濟矣上不留
意廷臣亦無之言者喇麻復來云願將廣寧交還分河而居如
旧領賞交與不許未幾喇麻又至本兵張鳳翼唯言逐使焚書
嗣昌与之書曰敵使三逐憤在即嗣昌所以待敵者唯欵盡多
輕裝出口邊偵敵勢敵少則搏擊摧鋒多則據設伏險而內倚
邊城火器步兵相為聲勢彼或有畏而不敢進若僅守邊城而
外無疑騎干蹊与敵共之一瑕則堅俱瑕可無慮乎俄偵之得
敵情云喇麻歸汗諦言欵不成誠俘者勿逃南朝遣喇麻以金
帛來請和矣而廷臣亦無謀事者丙子七月入塞之禍寔基于
此盧象昇剗于垂成也

近萬安監有米倉溝為平涼慶陽要道春來五被侵掠錄事周
弘化屢有戰功五月戊戌朔庚戌又賊至弘化与千總孫愈賢
流寇長編卷五

擊賊賀家庄弘化戰死賊退去

六月丁卯朔曹文詔楊嘉謨擊隴州餘賊文詔戰于方山原在州西二斬百級降七十人已巳又擊斬百餘級賊宵退追斬三百餘級巡按吳姓奏曰鈇角城猶襍良民平涼隴州本無賊惟是邊寇流入臣責楊嘉謨曹文詔窮剽旬日華亭隴州諸寇俱完其北逃者楊麒斬二百級固原之賊漸盡自西濠至此血戰十餘陣斬級三千寧塞餘孽乃盡當令楊麒駐耀州分兵守萬安清平以遏賊西下平涼固原之路張應昌等駐金湯吳旗營以成南北夾剽之勢練國事以張全昌等遏賊南下西安之路令曹楊兩鎮合兵督臣標兵共七八千人洗巢

甲申兵部員外無錫華允誠奏云當事者借皇上之剛嚴以行其舞文擊斷之術借皇上之綜核以行其訟通握筭之能使之恒之世競尚刑名清明之朝浸成叢脞以皇上圖治之盛心為諸臣聞智之捷徑可惜者一人臣典幹展采止有此精氣今但以窺矚微旨為盡心扶擗細瑕為快意乃至率屬大僚驚視于回奏認罪封駁重任奔走于接本守科直指風裁徒徵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使守官言責止歸牒牘之煩吏治民生祇成鈎校之務以多士修職之精神為小夫趨辦之能事可惜者二今何時乎非大小臣工同舟遇風之時乎而廡堂不以人心為憂政本不以人材為重四海有土崩瓦解之形諸臣惟角戶分

門之見意見互觭議論滋煩使忽剽忽無等于禁舍忽用忽捨
有若奔旗以吳邦啟聖之時日為即聾茫昧之奔動可惜者三
國家所據以摠一天下者法也喪師誤國之王化貞何以與楊
鎬異罪繫已愛民之余大成何以與孫元化並逮甚而一事偶
偏一言誤咈執訊隨之反使輕狃者不以扞網為惧矜驕者且
以對吏為榮刑罰不中鈇鉞無畏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為元氣
者公論也今則直言敢諫之士一鳴立斥措佞荐賢之章非奸
則党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人不惟錮其人又加之罪使臣下
相戒拱嘿暗塞求容是非共蔽忠讒互淆可憂也國家之所恃
以為防微者廉耻也今則大臣有徒隸之心小臣惟望氣占風

而鮮特立之操近者中使之遣妄自尊踞与之抗衡者僅二三
人耳其餘奔走期會惟恐後時諂曲趨承猶虞獲戾皇上以為
近臣可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為內臣可惟吾搯縱而不知其
屈辱士大夫以如此也貪競成風羞惡盡喪可憂也國家所藉
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古者宰相之職寔兼今之閣部國朝
以其威權太重罷入丞相用人之任歸于吏部而閣臣不得與
焉今次輔与冢臣同邑朋比惟異己之驅除閣臣兼吏部之
權吏部阿閣臣之意線索呼吸机関首尾造門請命夜以為常
統均大臣作承行吏加膝墮淵惟其所欲黜陟大柄祇供報復
之私卿貳美官一手握定而私人徧布脉暗通乎南北封疆重

任唯事遊移覆轍相尋憂獨移于君父甚至庇同鄉則保奔逆
党而白簡翻為罪狀排正類則講官可逼逐而荐剡遂作爰書
皇上惡諸臣之欺、莫大于此矣惡諸臣之擅、莫甚于此矣
惡諸臣之党、莫固于此矣威福下移本措倒置奸焰熏灼正
氣消磨可憂也區、之心願皇上尚德緩刑用賢去佞勿以至
聖至神之資為臣下所誤勿以治人治法之大回奸為所易勿
過用嚴而使士氣人心日趨于頑懦勿偏為任而使名流善類
永錮于清時上切責之

混天猴獨行狼一字王以萬餘賊攻合水丁亥掠甘泉之甄家
灣倒坐舖洪承疇令都司馬科寺追之甘泉山中

趙大胤自富平還耀州縱兵大掠

是月江西賊自吉安攻撫州樂安崇仁

是夏山西賊混天王等破隰州據水頭鎮出沒西山自寧鄉至
永和俱被抄掠

秋七月丁酉朔庚子混天猴可天飛劉道江又圍合水遊擊陳
光先知縣施喬旃固守曹文詔以騎兵一千八百馳救之至花
園寺聞賊攻城銃聲疾進賊設伏誘戰文詔進至南原伏賊四
起城上望之呼曰曹將軍戰沒闔城譁哭文詔橫戈馳突匹馬
縈迴于萬賊中所當無不碎隨者兵皆殊死開城上望見氣增
百倍出兵合擊賊大敗僵屍蔽地奔保安之棗林坡癸卯走銅

川橋

乙巳曹文詔率都司馮奔遊擊曹變蛟等楊嘉謨率叅將方茂功都司李召楊三才等追可天飛劉道江至關前鎮賊以精騎二萬待戰伏騎賊數千于東西兩溝兵進至于銅川橋文詔陷陣衝賊將士力聞又大破之斬數百級賀虎臣寧夏兵至壬子追賊營而陣賊老弱以去留精騎待戰大霧四塞承疇以諸將擊賊戰十餘合賊又敗斬七百級

山西賊自沁水轉攻陽城王肇生以兵救之客將徽州吳開先渡沁水擊賊于北留墩殺數百火藥盡無援一軍皆沒賊攻澤州前叅政張光奎固守八晝夜救兵不至把總劉通賊破城澤

大州也既破全省皆震陽和兵至賊退入霍州山中

可天飛既敗于銅川橋曹文詔又追擊之甘泉虎兒物大破之追三十里斬七百級賊大窘以二千人欲走平涼楊麒總兵邀

之安河口斬百五十級賊逃去洪承疇至平涼降賊千餘

山西巡撫宋統殷擊紫金梁于長子賊走沁水

延綏巡撫張福臻能自擊賊與同時葉廷桂王振奇戴君恩樊一蘅皆有戰功福臻性拘犒降丁厚營兵不伏關入撫院福臻走免事聞治首惡罪福臻罷去以陝西右布政陳奇瑜代之

己巳慶陽賊千餘自方小山掠蒲河澗曹變蛟擊之殺其半

甲戌曹變蛟擊賊于甘泉斬百餘級後三日又擊斬四百餘級

賊掠川原集洪承疇蒞甘肅臨洮兵擊之

乙丑楊麒追可天飛等至崇信斬六十餘級

山西巡撫宋統殷德勘御史郭必昌奏孫顯祖兵變由統殷調度失宜所至也陝西鎮將擊賊甚力統殷不能防河使得至山西遂成亡國之禍時在廷無肯任危彊者起補任光祿寺卿許鼎臣巡撫山西

八月丙寅朔戊辰楊麒擊可天飛于白茅山斬五十餘級庚辰兵至河家老寨賊何崇匿可天飛得脫去斬李都司而白廣思齊一勲却維端降未幾搜獲可天飛于槐安堡

山西賊紫金梁等以三萬賊圍寶莊張道濬禦之賊聞陝西兵

將至惧呼于壁下道濬登陴紫金梁免胄曰我王自用也為王嘉胤所誤至此今來乞降老回亦至道濬曰急還所俘散徒

衆我為請于撫院一賊致詞甚都雅道濬詰之曰宜川庠士韓廷憲被掠無路自拔諸賊釋所俘拔營西入陽城界道濬以告宋統殷惟八大王撞塌天等五營不欲降紫金梁意未決陽和軍乘不備輕騎襲賊營賊怒分兵南下犯濟源壬午叅將芮琦遊擊王士英禦之賊還向陽城紫金梁由沁陽山中踰太行突掠清化鎮在懷慶東四十里富室大賈所集盡為賊有蔓衍于武陟輝縣之間

陝西逃賊一字王拓仙靈等于安塞保安據路掠奪都司董重流寇長編卷五

亨擊之擒賊目行呂布降其党衆丙戌一字王在骨都寺有党
三百常懷德等擊之斬百級擒一字王薛紅旗餘賊走散平涼
稍安薛紅旗即薛王

山西賊分四枝一守岳陽老巢一在沁水一在陽城一在澤州
九月丙申朔癸卯賊入河北境甲辰自柳樹口犯武安涉縣
武安之水治涉縣之彭城皆富寔紫金梁老回：蝎子塊八爪
龍等既掠清化已酉攻修武城卑積薪竟上屠之知縣劉鳳翔
逃去家口被殺典史余守彬教官朱家彥驛丞張社紳矜侯來
同李時華范繼文死者七十餘人居二日陽和兵至賊戰敗又
敗于南營中軍官曹鳴鶚賊入太行山時有山西兵至其將使

縣令報功令辭無以首級將曰易耳少頃進千級其中有庠士
八十餘人賊逼懷慶參將王士英戰死于河內之大山口都司
衛某擊賊無援戰死守道伊仲知府別如綸固守得全

賊數千掠新鄉癸亥磁州道祝萬齡以毛胡芦兵八百人至賊
走陵川毛胡芦鑛徒也其頭目稱腦角又有鹽兵鹽徒也皆臨
時召募者中多亡命難御敢死宜于搜山省兵多祥符人有紀
律易制無勇

甘泉賊石耀宇據保安縣之楊家窰與降賊霍維端所居惠林
坡近靖邊道戴君恩誘維端所耀宇立功庚申獻其首

有謂維端即臨菴非也或其弟姪耳

太原府之臨縣倚黃龍山三面絕壁西當大河王嘉胤曾攻八
日夜不能破庠士梁明倫與神一魁遺党豹五王之臣通誘道
臣潘光祖招安甲子豹五襲入城拒守許鼎臣令苟伏威馬杰
攻之久不下有旨催戰宣大總督張宗衡以兵合攻豹五與永
寧山土賊田福田科為首尾官兵不能制先祖逮訊
有紀此事入平陽路安事中者誤也

甲戌賊復至沁水之端民鎮得張道濬家丁欲殺之韓廷憲曰
曰縣至竇莊二百里陽兵和貪利而動竇莊何由知之不當殺
其人以相惡乃捨之廷憲密謂家丁曰三更待我坪上村斬紫
賊以歸坪上去端民三里中介沁水乃伏兵河岸以待廷憲久

結同心者各事是夜賊攻樓鷄鳴未寢廷憲事露亟奔賊徒追
至河伏兵擊之半渡殺滾山虎等六人以廷憲及其妻歸次日
賊以兵索廷憲甚厲道濬哭詞謝之潛遣人繞出賊之後登張
家山發炮大噪賊驚南向河北宋統殷王肇生率兵至陵川扼
賊北上之路張宗衡以和陽兵至追賊亦至陵川遂遣代州陽
和二營兵為前鋒遇賊于奪火村力戰破之賊奔二十里驟遇
陵川大軍死聞殺傷相當官兵疲欲還屯石磬肇生疾呼曰退
將為之惟死戰耳與賊爭險者踰時昏黑對立營于兩山上夜
半賊緣山而登大噪諸將乘暗逃眾亂撫道皆走
是月張宗衡以陽和兵擊賊于潞安之西和大破之斬二千級

吳姓疏云同官以北為宜君自中部用兵及劉五郝臨菴等殘掠甚慘同官以東蒲城以北地則盡荒人則盡竄蒲城白水素為盜藪知縣鞠思讓宣示恩威甚有撫輯之術而殘刻之後生意蕭然炭不保澄城北接雒川村落丘墟杳無鷄犬邵陽則賊逼城下縣城以北無處得免殺傷鄉兵頗多韓城素稱富饒殺掠更甚

吳姓又有疏云延安流賊南下韓城邵陽蒲城白水等首被其禍五六月內以各邑鄉村為食邑七月初旬盡徙而北臣八月初一日行次隆坊始悉焚掠之狀九月中同官耀州君宜遭劉郝諸賊焚掠皆委西安推官吏可法查之可法為臣數難民之

狀或刀傷鱗集匍匐而不能行或襁褓呱呱啼飢寒而不能語或煢煢嬰婦痛良人而血淚淋漓或慘哀翁悲愛子而肝腸碎裂或一門畢命遺骸而莫將或數流離填溝渠而誰顧或摧楹斷柱植枒于淒風冷霧之中或敗屋殘垣顛倒于古壁黃蒿之內野無青州盡為馬噉軍傷樹掛斜陽祇有鳥啼鳶唳數十年物阜民安之地竟成天荒地老之悲臣聞之不覺拊心淚下嗟乎秦民亦何不幸而至此極也

十月乙丑朔科臣李夢辰奏曰賊在河北鄰省撫鎮道諸臣當合力守禦自衛鄰井陘道當駐邯鄲以防北逞大名道當駐長垣以防連結曹濮兗西道當駐曹縣以防五營竊發冀北道

當駐澤州以防西賊繼至大梁守道當駐蘭陵儀封守大梁東
北河口大梁巡道當駐汜水榮澤斷大梁西北河口蘭陽東則
睢陳巡道駐考城汜水西則河南巡道駐孟津防渡口而河北
守巡兩道俾策應于懷慶輝彰德豫撫當移鎮衛輝居中調
度保定山西巡撫唇齒相依四面應援如是則畿南可保河渡
無虞矣上切責豫撫樊尚璟殺賊自贖晉保二撫分汛堵禦
昌平副總兵遼東左良玉以兵二千四百騾馬八百五十至河
北初良玉為昌平總督侍郎侯恂家丁崇禎二年大凌河圍急
恂拔良玉為副將以兵往救立戰功知名河北兵素弱修武破
後屢戰皆敗賊倚太行山為窟掠沿山州縣凡潞澤濟源河內

修武陟輝縣淇縣汲縣湯陰安陽林縣涉縣武安磁州無得
免者樊尚璟悉徵河南兵防守山口多防兵少而弱遇大賊必
敗自良玉至河北始有戰兵而沿山州縣南北幾數千里孤軍
奔救士馬疲困

宣大總督張宗衡兵至高平宋統殷王肇生以兵會之是日破
賊于桑子鎮賊趨沁水宗衡遣將追之于南林村又大破之時
賊出沒潞澤岳沁間號二十萬

戊辰曹文詔等擊寧塞遺党于高家畔斬八百級

癸未保安賊郝臨菴一堵牆等自真寧過寧州犯三水官兵擊
敗之于官家洞安塞遺賊一堵牆一朶雲掠西川胡全巡撫陳

奇瑜遣王承恩擊之喬六郎斬一座城以降延綏稍安
丁亥陽和兵破賊于陽城沁水毛連溝諸處

本兵張鳳翼等謂山西賊有三枝西則在平陽東則在潞澤北
則在汾太沁遼三路並急議督臣張宗衡駐平陽備東西二賊
所將白安虎大威之四千人加以孤山副將李卑兵一千賀人
龍兵一千左良玉兵二千二百得八千人以平陽澤潞四州十
一縣責之撫臣許鼎臣駐汾州任西北之賊所將張應昌等伏
威之二千人加以史記頗希收兵一千艾萬年兵一千五百寧
武兵一千岢嵐代州北樓利民馬站老營兵二千得七千人以
汾太沁遼三十八州縣責之

此法既行滅賊無期矣

十一月己未朔成文詔擊郝臨菴等于耀州斬七百級又
破之碓子山碓一作碓乘勝騰逐賊窮蹙走據鳳凰山監軍道樊一

蘄以山峻難攻誘致于趙和尚寺遣守備雷起春入賊營為間
起春誘其黨殺臨菴及獨行狼以降承疇殺其尤惡者楊老豺
黃台吉三台吉等四百人餘遣散之俄鳳凰山賊黨斬郝維端
以降諸將分領其衆自此陝西無賊郝臨菴盤踞唐坡號名諸
賊為通逃主獨行狼即馬守法曾攻陷中部保安楊老柴名加才
曾攻陷華亭武安黃台吉三台吉可天飛弟姪

吳梅村曰秦寇延綏以北為逃兵以南為土寇飢民逃兵則

神木之王嘉胤靖邊之神一元為魁而延蔓于綏德之不沾
泥慶陽之可天飛延安之却臨菴鎮元之江君友土寇則西
川之王左掛苗美清澗之點燈子而魁為支蔓于中部之李
老豺延川之混天猴保安之獨行狼

討論曰此寇事之第二節若山西之有人不使賊得過河則
王嘉胤紫金梁與闞敵輩併命于此矣

辛亥邢紅狼圍高平許鼎臣遣猛如虎：大威等擊敗之解高
平圍

賀人龍李卑艾萬年以陝西兵至山西許鼎臣佯檄人龍自隨
而令陰潛兵介休靈石以入平陽令萬年入黃芦嶺擊邢滿川

上天龍李卑入文谷口擊閻正虎張汝乾張宗衡以三將受撫
院調遣怒檄之令還三將惶惑無所聽命

十二月甲子朔壬申張宗衡許鼎臣遣副將苟伏威馬杰等以
兵擊賊臨縣甲戌賊轉磨盤山：方六百里時閻正虎盤踞于
文城文水以窺太原邢滿川上天龍據吳城向陽城以窺賊州
庚辰沁水賊亂世王使人詣張道濬乞降于督撫韓廷憲曰此
賊與紫金梁爭婦人有隙令謀者言紫金梁約縛敵亂世王以
降因遺書間之亂世王得書疑之遣其弟混天王來請事時歲
盡宗衡還平陽鼎臣新授事廷議主討不敢受降道濬權詞謝
之曰得紫金梁頭始為請招撫混天王涕泣而去賊內疑分三

枝八大王掃地王等西北至霍水紫金梁邢紅狼西南至垣曲
乱世王破甲錐等東北至長子

官兵盡在潞澤紫金梁八大王闖將過天星花閨索等北掠沁
水武鄉壬辰破遼州

是月上令百官進馬三品以上一匹下者合進納于御馬監諸
闖即以官馬貴售進者否則駿驥必卻之

是年閏寧兵既平登萊朝議欲因便討滅流賊張鳳翼山西人
恐迫賊入其鄉不許

五年四月推嗣昌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海永平等處提督軍務

以登萊孔耿之變部議遣老將朱梅航海安輯東島中兵民旨

令嗣昌詳酌嗣昌謂梅以百人徒往無益梅子國梓已起兵福

山直攻登州城大海渺茫萬一梅為賊得國梓進退維谷奏止

之上築翼城事宜用兵七千人銀二萬二千兩送之奏山永創

設巡撫統轄不明調遣有礙請以山海鎮轄山海石門建昌并

燕河四路兼中前一城屯衛止宜轄哨撥一事招練鎮既駐三

城非半轄將不可而關外無兵可招萬難及額宜移營于關內

設法招徠屬臣為便各路主客兵協營將領邊關防守提督從

來無關防記條記嗣昌請鑄給之又奏同知通判推官之在薊

州遼西宣府者而桂銜永平府名寔混淆請得改正恐東島兵民為登萊叛人所搖惑欲移之以入關門先運米二千石賑之島師黃龍樂專擅又有貂皮人參之利不欲由移而其衆已有移旅順者嗣昌奏之不行次年旅順失丁丑皮島失戊寅黃首島叛如嗣昌所策撫寧縣令余爵察出絕戶地百餘頃變價得銀六千餘兩請以為煤米市布易本錢嗣昌上言此銀助餉不足給兩月一月以充市易本錢永不絕煤米民食之急務此愚臣創始良法不敢不請命以為餘處法涇州盧龍遷安前皆破城撫寧昌黎樂城大被蹂躪嗣昌奏倉廩空虛不能振贍乞援征現年錢糧或免上供諸派解因禁殺牛釀酒上性好大又激

于己已之後藏怒以待東人廷臣亦以絕和親外持正論內逢君心皆不慮國事西部哈喇遣人乞款遼撫方一藻以聞下旨指日犁掃斬使焚書兵部左侍郎楊一鵬奏曰事机始萌將來關係甚大我之邊防未修而斬使焚書是無以待之而速其至也宜姑緩釁端而修我邊備下旨逐使焚書一鵬以書謀于嗣昌曰我絕不遷絕予不即予哈亦來不敢遷來悔不能無悔以來恐敵之戕殺悔逆彼無益而懷我應賞又迫于水荒也如是則其尊敵也必不欲敵欲入而不能無疑于哈又而敢遷加戕殺明秋可以高枕矣哈蒙于西部回而說之使聯絡卜永共食挿賞以擯敵、可自哀矣天与此机而人不肯受如之何嗣昌

谷云今日誰敢言欵不疑須練兵市馬今又無人計及也愚意
購挿收降為守邊良策一藻亦致書曰少司馬扎切中机宜第
前有或徑行驅逐或解部譯審二端尚有未盡之言可進也嗣
昌乃上疏曰挾欵事勢可知今有二策一當代謀市馬四五萬
匹常馳獵于寧錦之間敵畏擣巢自不敢遠攻宣府密雲矣二
伐交敵兵不多全賴西部之衆以成其勢今敵与大寧興
會弃而不耕遠瀋水災冬春大飢可必今其拐馬來降者時
有之若以四五萬金付遼東撫鎮來降者賞之留馬關外人送
入關分置山陝以充隊伍察虛冒兵餉以給之無事收其弓刀
有事用之盾其妻子既足壯征討之用而又剪其羽翼矣挿部

西移禁邊馬蓄不令市馬于我寔為我大患今敵逐挿、遠去
不敢近邊求撫賞皇上誠下明詔問挿遠離中國無患苦否挿
不欲當敵我為禦却之挿復來否即不來而勿禁馬番令市馬
于我挿賞如故以此致馬得利大笑又致書于宰批曰逐使焚
書閔寧之間戰爭伊迓今此請和邊吏必不敢任不知此外勝
笑如何事必廷議須得萬全之策乃可若又委邊臣閔寧兵弱
何以制之若以一歲賞挿者市馬挿亦得利自然肯從帝既不
留意廷臣亦無言及之者喇嘛復來云表督師屢次講賞唯見
年、修將城塔杏松收復曾未有賞所以年、殺掠今四月往
宣講賞許允令我到遼東再講及九月由白塔峪進口方巡撫

不允今聽說再往天朝我願將大小清和義州廣寧交還將凌
河帶去將官送還二員以三空為界天朝居河西我居河東依
旧領賞交易不許嗣昌見撫不成恐其內犯自出巡邊相視險
要至桃林口外見兩山夾水偏窄峻嶒可以設險下令兩道及
諸將曰思我禦敵之法首恃山而山不險次恃邊牆而邊牆僅
僅恃樓臺富鋪新旧主客之兵單弱顯然至于哨探遠出則大
荒之外非所宜居隱屏之地又難遠望即有敵臺僅能通信或
被敵所掠取信難亦通然敵之來必有經由之路如義院口之
梯子嶺去邊四十里險要扼塞但令百人駐彼多貯銃石真可
以當百三路邊外如此者甚多協營路提大出相視有險據險
無險乃守邊牆亦于左右高山張疑設伏使彼畏我夜襲其營
而斷其後則必不敢橫肆矣喇嘛又至一鵬出督鳳陽本兵張
鳳翼堅言逐使別無他計

長
卷



